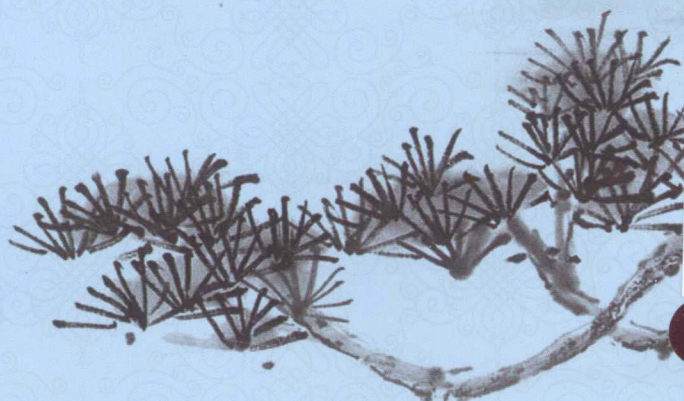


雲自在龕隨筆



繆荃孫 著
翟金明 點校



人民出版社

013052326

1265.2
05

雲自在龕隨筆

◎ 繆荃孫 著
翟金明 點校



1265.2
05



北航

C1659494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013025358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雲自在龕隨筆 / 繆荃孫著; 翟金明點校. —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1-011654-9

I. ①雲… II. ①繆… ②翟… III. ①隨筆—作品集—中國—近代

IV. ①I265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 (2013) 第011855號

雲自在龕隨筆

YUNZIZAIKAN SUIBI

著 者: 繆荃孫 著 翟金明 點校

責任編輯: 郭曉娜

出版發行: 人 民 出 版 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陽門內大街166號

郵政編碼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畫中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3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3月 第1次印刷

開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張: 15.5

字 數: 190千字

書 號: ISBN 978-7-01-011654-9

定 價: 32.00元

發行電話: (010)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

銷售中心: (010)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出版說明

讀鄧文如先生的《骨董瑣記》，發現其中有些條目多題「見《藕香簃別鈔》」、「繆藝風先生說」，如瑣記卷七「仁智殿」、「宋元箋簡」，續記卷一「趙忠毅尺牘」、「櫓机閑評」，續記卷二「明珠墓」、「文寶齋六掌櫃沈師爺」諸條，故以爲《藕香簃別鈔》亦是一部類似筆記。然而遍查各處館藏，竟沒有這樣一本書，一些文章提及，亦是只言片字，並無更多信息。歷來關於繆氏生平的記載，亦不提有此書。繆藝風先生所著書，未刊行之本多不常見，大概文如先生所引爲稿鈔本，一般人不容易得見罷了。

繆藝風先生，即繆荃孫，爲近代學術大家，其著述涉及藏書、教育、目錄、史學、方志、金石，輯刻有《雲自在龕叢書》、《對雨樓叢書》、《藕香零拾》、《煙畫東堂小品》等，有《藝風堂文集》等多種詩文集傳世。除此之外，另有讀書筆記二種，即《藝風堂雜鈔》、《別鈔》。中華書局《藝風堂雜鈔》點校說明中說「謝剛主（國楨）先生在講述晚明及清代史籍時，曾數次引用繆荃孫輯《藝風堂雜鈔》及《別鈔》史料」，並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有鈔本。後謝老仙逝，中華書局點校此二書，而「《別鈔》一函六冊却已渺然」。這裏提到的一函六冊別鈔，或即文如先生所說之《藕香簃別鈔》。因「藕香簃」、「藝風堂」、「雲自在龕」均爲繆氏室名，此書稿鈔本並無書名，以室名題之，不怪乎有兩個名字了。

無論《藕香簃別鈔》，還是《藝風堂別鈔》，或許就是《雲自在龕隨筆》。因爲首先《骨董瑣記》所引《藕香簃別鈔》諸條，均見於《雲自在龕隨筆》；另外，中華本所稱「一函六冊」的《別鈔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繆荃孫之子繆僧保（子彬）手鈔的《雲自在龕隨筆》六卷，亦是一函六冊。故三書只是同書異名罷了。

《雲自在龕隨筆》的稿本有兩種，一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繆子彬鈔稿本。鈔稿本有「掌故」、「論史」、

「書籍」、「金石」、「書畫」、「雜記」等六部分。函套籤題「雲自在龕隨筆原稿本」，首頁鈐有「小雲堪」、「子彬手鈔」等印。全書卷末有繆子彬一跋曰：

昔光緒辛巳，先大父就養京師，以鈔書爲日課，每日一葉，寒暑無間，楷書不苟，至七十九歲猶完《三朝北盟彙編》一部。彬今春養痾太平園，有南窗可供筆硯，因亦立志鈔書，自春末至冬，完先君子《雲自在龕隨筆》六卷。惟書至三、四兩卷，適值盛暑，雖未停鈔，因墨燥筆枯，不免心浮氣躁，遂潦草不成字。意欲重繕，而待書之件尚多，爰識於此以自儆焉。癸巳冬至繆子彬謹識。

據此可知鈔成於一九五三年。此書又經陳祖壬校勘，陳氏並附一跋於書後：

書中逐錄前人記載有漏注原書者，如一卷第四葉攝政王云云，第三卷廿二葉天一閣寫本《東軒筆錄》云云之類，似應查補。書中奪去字句如一卷第十四葉「乾隆壬寅七月八日上諭」，奪去「藏書」一語；三卷第四十九葉記秦淮事者一則內「青溪笑」下似奪一字；第四卷第四葉安徽、江西金石一語中「采石磯」上似奪一字；第五卷第十四葉「宋蔡惠公」云云，「惠」上似奪六字。均應查補。書中亦頗有訛字，如五卷第三十二葉「京江負笈圖」一則，「扇容瀆」上「瀆」疑「續」之訛，似應查校。書中第二卷第十二葉「人號之曰五代史」云云，此鄧伯昭事，非鄒叔績也。見歐陽曉晴《桐鬆談屑》。

杜門臥疴，從江陰繆君子彬假讀先德藝風先生隨筆。子彬屬爲校字，輒就存疑者條列如右，聊備異日刻行時採擇。借塞雅命，知無當也。乙未小雪西閣長翁陳祖壬。

另一本爲國家圖書館作者原稿手鈔本。原稿本共有四冊，七個部分。其中「時政」、「論史」爲一冊，「目錄」、「書籍」、「經籍」爲一冊，「金石」一冊，「雜記」一冊。書中亦有繆氏親筆校改和批注，可見是繆荃孫的手稿本。因此，繆子彬的鈔稿本即以此爲底本。然兩本編排次序及具體內容均有相異之處。

原稿本中之「時政」更爲鈔稿本之「掌故」，原稿本之「目錄」、「書籍」、「經籍」則合併爲鈔稿本之

「書籍」。原稿本中「書籍」之某些條目，析出爲鈔稿本之「書畫」。原稿「書籍」部分個別條目的頁眉處硃批「入書畫」，但該本並未有「書畫」一類，當是鈔寫之前所作之修訂提示。鈔稿本對一些條目的歸類也作了修改，使之更加合理，雖有鈔寫訛誤者，如陳祖壬所說各種，但仍不失爲對原稿本的修訂與完善。

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有排印本《雲自在龕隨筆》四卷，是鄧之誠先生提供的稿本，分別是論史、書畫、金石和書籍。山西古籍出版社據此點校，收入《民國筆記小說大觀》第二輯。其中論史合鈔稿本掌故、論史爲一卷，書畫合鈔稿本書畫、雜記爲一卷，金石、書籍各一卷。文字有取舍。如對於鈔稿本中「國朝」、「我朝」之類，商務本徑改爲清朝。鈔稿本中對太平天國、小刀會稱「賊」、「匪」，商務本則刪去。原稿中發歎之句，如「尤可歎也」、「回瞞前塵，輒呼負負」、「世守無人，不勝慨慨歎」、「噫！收藏家常以書畫金湯盡一室之人而時喻之，庶免此俗劫乎」、「回思當年翦燭開筵，出所藏互相考訂之樂，爲之腹痛」等，均刪去。卷二書畫「宣和畫譜」條，商務本止於「比於花石綱矣」，而無「金兵入汴」以後數十字。其出版說明中說作者者是清末的學者，觀點、立場有問題，所以止取其足資考證的內容，供歷史、文物、版本的學者參考，故有此舉。不過，商務本裏也有些內容是鈔稿本所無的。如卷四書籍後的「樂府考略」。另有數條爲鈔稿本所缺，已在注文中指出，在此不贅述。

羅振玉輯刻《古學彙刊》第一集和第二集，先後收入《雲自在龕筆記》一卷和六卷。一卷全爲「書畫」，其內容與鈔稿本《雲自在龕隨筆》中的「書畫」互有異同，六卷則全爲清代掌故，分「列朝」、「順治朝補記」、「康熙朝諸臣」等。其中「列朝」述順治、康熙宮掖及君臣軼事，所本多清代野史、筆記。「康熙朝諸臣」所述清初諸漢臣相訐相軋事至詳，其材料來源即李光地《榕村語錄》。可惜商務本在整理時出於只參考學術的原因，把這一部分舍棄了。如今，把這些內容作爲附錄，置於六卷之後，仍作隨筆的一部分。

這本書雖說是近代筆記，但涉及近代歷史的內容只有掌故、雜記部分，其餘大多爲版本、目錄、書畫、金石著錄和考訂。這些古物多爲作者家藏，日常親歷，所以能詳述源流、考訂名物，皆詳實有據，頗有學

術價值。其於清代歷史部分，多記述史實，較少議論，如述清代群臣爭鬪，如故事般講述，個中情委，讀者自然能就此有所評判。即便有一兩句評語，也大多本於人情世故，於細微中見歷史，比起長篇闊論來，要有說服力得多。

正因為如此，有必要將各本彙集，成全本《雲自在龕隨筆》。限於條件，未能獲得原稿本，不無遺憾。自己才疏學淺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得以校點完成。所作工作如下：一、以鈔稿本為底本，與商務本及《古學彙刊》本校勘。二、增入商務本所補及《古學彙刊》部分，以脚注說明。三、原書多不標出處，盡量核對原書，改誤字，刪衍字，增缺字。誤字衍字用圓括號圈起，正字及補字以方括號圈起。四、原書引用文字，依正文降一格排版。五、商務本所刪去內容，仍據鈔稿本保留，以脚注說明。六、以鄧之誠先生所作序冠於篇首。

先生既富藏書，讀書勤而有恒，故學問之淹博，自非我輩可比。書中所述，唯涉及史實部分尚能通讀，其餘書畫、書籍、金石三卷，邊校邊改，幾於放棄。想自己上學時，也專心於明清歷史，去圖書館借書，也多選筆記野史。不過，不能如前輩那樣讀書勤而有恒，也做不到隨讀隨錄，所以隨讀隨忘，多半拋在腦後，不復省記。且學不得法，於明清正史却未曾認真讀過，以至本末倒置，不學無術，枉費了大好時光。此次斗膽校點前輩著作，限於學力和藏書，難以完成，只能憑着一股無知者無畏的勁頭，勉力為之。只要一無是處，就可以激勵後學。至於其中存在的問題，還望讀者的海涵和賜教了。

二〇一二年十月 翟金明

雲自在龕隨筆序

藝風先生與予同為莊氏老少女婿。予自滇出蜀，順江東下，丁巳秋，始贊見於上海。所居在虹口，曰聯珠樓，以得宋刊寶氏《聯吟集》而名。樓上下五楹，藏書十一萬卷，三萬余冊，觸目皆佳籍也。銘心之品，則置於臥內。予呈所業，許為筆下干淨，尚能讀書。會予應北京大學之聘，浮海北上，先生亦遵陸游百泉，然后至都中議清史事，得時時相見。冬初杖履南歸，予往送別。值病方起，忽瞠目語予曰：「未知再見何時。」相對黯然。后二年即下世矣。四十年來，言猶在耳，而予為學百無一成，可悲也。光緒中，越縵、湘綺、曲園皆負盛名，掌書院，從游者眾，稱為儒宗。藝風輩年稍后，聲名亦恒在人口，若相頡頏。於書無所不窺，一生與刻書為緣，先后刻行古書數十百種。又屢為人刻叢書，且代之作跋，所藏珍本秘笈，多付之梓，不稍吝惜。此事最為可法。

近數十年刻書之盛，過於乾嘉，先生倡導，與有力焉。世因推先生精於板本目錄之學，不知先生有異於板本目錄家者，正在能讀。清季往游日本，海舶中點讀《三國志》，嘗語予：「不看書則不能入寐。每夕就枕，必讀《通鑑》畢一卷，以為常課，周而復始。讀書有得，輒筆錄之。」此《云自在龕隨筆》四卷，強半為晚年所錄。錄「毛恐不昌矣」一則時，曾指以相示，笑謂錢牧齋、毛子晉師生間，利盡交疏也。其他往往足資參考。淹博雖未必足矜，曰勤曰恒，則信有之矣。所著書多已刊行，未刻者猶十餘種，《五代方鎮表》、《藝風堂詩存》、《藝風堂再續藏書記》，則予慫恿人為之印行者也。今又樂觀此錄行世，深幸前輩鉅研所得，不致湮沒。雖一鱗一爪，無助於高深，然效其讀書之勤而有恒，則於為學漸進之功，未嘗無小小裨益爾。因述往事，以為之序。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鄧之誠

目 録

雲自在龕隨筆序		一
卷一 掌故		一
卷二 論史		一三
卷三 書籍		二七
卷四 金石		八七
卷五 書畫		一〇七
卷六 雜記		一四一
列朝一		一六九
順治朝補記		一八三
列朝二		一八七
康熙朝諸臣		二〇七

雲自在龕隨筆 卷一

掌故

文職養廉，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。武職養廉，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。

欽天監向有西人，道光初，無一留者。去之日，所有儀器為琉璃廠濮某所得，欲售重價。一御史劾其私通外洋。迨事白，而所費不貲，遂作廢銅售去。

咸豐五年，戶部所設五字官。予以月支經費，逐漸加增，並發墊賠各款，不等回堂，先得開支等事。經堂官參奏，革員外台斐音、郎中王正誼職，鈔查家產，並辦商人饒青田。

咸豐季年，肅順被誅。肅主裁俸餉，結怨旗下，死非其罪，而人無惜之者。恭王當國，俸餉仍未增。有謠云：「去了一個六，換了一個六，錢糧二兩仍照舊。」輿情亦大可見。明裔朱侯誠恪裁餉後，日用不敷，以昌平明陵賃人耕種，被人糾參，遂委之鄉人私墾，交府尹查辦。府尹周家楣查覆，朱侯交部議處。另片奏代訴其貪黷由於貧窘，由於裁俸，又未當別項差使，位列通侯，而啼饑號寒之不免。懇賞還全俸，以仰承聖祖優待前朝裔孫之德意。特旨准行。後周升通政，歿於官。舉殯後，有弔客號泣入門，則朱侯也。

光緒初元，文文忠、寶文靖、沈文定當國，輔佐恭親王，時有文寶齋、六掌櫃、沈師爺之目。李文正後進，弗能與諸人抗，而心甚之。值文忠薨逝，李結同鄉張南皮、張豐潤藉言論以輔之。值太后重言路，而言路之權遂以大張。又翰林講官之言多於察院，又有「不聞言官言，但聞講官講」之謠。文定繼薨，王仁和不安於位，而以終養去，大權全歸文正。曾無幾時，南皮外簡，豐潤構怨於直隸總督張樹聲。樹之子藹卿，素能聯絡宮禁，遂退恭邸，易以醇邸，閻文介、張文達入軍機，局面一變。豐潤之黨斥逐殆盡，中興勲業於此蕩然。覆亡之局，肇於一念，烏能為文正諱哉？

朱脩伯《壬申日記》云：「謁李蘭生樞密，頗覺倨傲，不如往昔樂易。後與賈湛田談及，亦有此語。甚矣，人之為境所移，而不自知也，何以來天下之善乎？」古人云：「衰至便驕，何常之有？」脩伯此言，正論也。

國初奏牘，無不由驛。雍正間，有摺差專差奏事，與由驛不悖，並不以專差為是，發驛為非者。道光末，始有常件不應發驛之說，其實並非掌故，今則習為常例。

光緒建儲之議，豫師、徐桐、崇綺、貴恒主持其事，謂之「商山四皓」。初議內儲禪，各國不願，始改建儲，以釀拳匪之亂。

五大臣考察各國政治，同出都，將登大車。逆党吳樾以炸彈傷多人。紹英傷甚重，人為之以布裹頭，扶上安車回宅。徐相賃人力車飛奔，花翎墮於地不顧。陶齋指而向人曰：「抱頭的抱頭，鼠竄的鼠竄，尚復成何事體？」

我朝入關初，准元制，滿洲剃髮，明臣仍冠服如舊，分為滿漢兩班。有山東紳士孫之獬者，先薙髮易衣冠而出。歸滿班，滿班以其漢人也，不受。歸漢班，漢人以其滿裝也，亦不容。之獬羞憤上疏，略謂：「陛下平定中國，萬事鼎新，而衣冠束髮之制，獨存漢舊。此迺陛下從中國，非中國從陛下也。於是削髮令下，而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鋒刃，皆之獬一言激之。陳名夏亦有「長頭髮，復衣冠，則天下立刻太平」之語。可見爾時操切。之獬即在前明焚《三朝要典》，曾痛哭於朝者。」

李森先殺優人王紫稼。紫稼負盛名，吳、龔諸老以詩獎之，為李杖斃，罪案在夤緣關說，刺人陰私，為諸豪胥耳目心腹。又倚姿容口舌，姦通巨室婦女。三遮和尚亦同時杖斃。三遮本天平山佛寺住持，罪案以邪教惑愚民，造窟室窩藏婦女，為李訪聞，與王郎同時立枷。王郎演《會真記》紅娘，人人歎絕。今與奸僧相對，人言法聰、紅娘携手同歸也。時學道張能鱗校士吳中關節賄買一案，出真才無二三，而宦囊充切矣。太倉諸生李漢條其事上之李公。公早有所聞，以其呈授之。張叩首謝無狀，擬以病退。李公不許，擬逐條按之。

適李被逮，時淮安司理李子燮、蘇州司理楊昌齡為公發其奸，下之獄。兩司理百計訐公，督撫亦惡其為人，蜚語入告。緹騎拿問入都。公貧，無以供緹騎。吳民號呼，歛錢一日，得萬金。緹騎乃稍寬公。數萬士民執香，送至梁溪不絕。上訊，事遽白，復官御史。前有建言者，以論事流尚陽堡，後陰用其言，而未赦其人。公入，首論其事，抗疏廷諍，願予生還。人謂季天中。上復赫然，怒謂「方湔滌，汝復曉曉」，再下之獄。又恐他書言李公山東平度人，崇禎庚辰進士。烈皇時，以科場事下詔獄，與難者雲間楊校，起救之者桐城孫晉也。

張能麟喜道學書，曾刻《（儒宗理要）》。又造玉峰書院，與陸桴亭世儀契合。陸助其成書。張搜諸生小過，以罰金充梓費。書成，所獲不貲。其造書院，亦以此術。

癸巳，張名振入長江。駐上海之總兵官王燦率兵逃至太平橋安國寺，屏息不敢出。賊未攻城，掠浦以東而去。燦入城，謂邑令閻曰：「空庫與我，我免若。」一隸姓唐者曰：「是上供，安敢動？」立殺之。又殺一人，自開庫取金。金俱小民所輸賦，各有對識，每封書里甲、姓名、銖兩。令工心計，每啟一封識，即納所封楮置諸懷，約數萬金。燦意得，欲舁金去。會有解糧從蘇州歸者，言吳城寧垣，故無恙。撫軍將兵且至矣。燦錯愕，舍金去。掠西關一少艾婦人，恣淫而逃。當是時，訛傳三吳俱失，燦掠此金為降與逃計。啟對時，群卒搶攘，不無染指。事平，令封識驗數，虧若干金。燦轉委罪庫胥，論以盜帑金，罪至死。李公白其冤。燦既內慚，又眾證確鑿，無所委罪，遂密報全城反，促撫軍屠城。會前督軍張公援閩歸，力白無其事，乃已。燦乃又布散流言，言李公得胥吏金，欲脫其罪。

攝政王舊歲冬殂於塞外。朝議以其有大功於國，宜崇以帝禮，乃頒哀詔於天下。吾蘇於二月十三日詔至，

(二) 據商務本補。

(三) 此事詳見《研堂見聞雜記》。

百官遂於十四、五、六日設幕哭臨，仍明朝制服二十七日，庶民十三日之例。後又以有罪褫奪，追轉哀詔。近來所頒之詔疊至，內翰林多借此為名，出差浪遊。^(二)

明朝武科舊規，按院轄蘇、松、常、鎮四府，統於吾蘇。試三場畢，竟自取中。順治初，由按院錄取，送往寧就試省下，如督學之例，此新例也。時合江南北為一。

土公國寶之再撫吳也，實鮮善政，但多方掊刻，攘利無遺孔用，是上下皆致不滿。彼以武夫授副都御史兼少司馬之尊，貪戀名位，雖買宅揚州，積貯重貲，而未能急流勇退，遂為秦按院所（刻）（劾）^(三)，謂其縱蠹虐民，婪贓枉法，臨陣不前諸罪狀。懇震乾綱，以正大典。得旨：先革了職。著督撫從重議處。十二月十四日，督、鎮、兵道等官即往收其敕印，已覺不堪。又聞按院究辦，已將揚州住宅封閉，所貯重貲並非己有。又恐督按究擬，在地方大傷體面，遂於是日以弓弦自盡。十五日，各官入視，飛報按臺。停兩日，方就殮於麒麟巷凌氏園亭，內眷隨往。半世尊榮，竟成一夢。

明制，京軍支糧通州者，候伺甚嚴。王國光遣部郎一人司之，名坐糧廳，投牒驗發，無過三日，諸軍便之。係明萬曆時制。本朝亦有坐糧廳，則管稅項多口。明天下錢穀散隸諸司，國光請歸，並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，南畿歸四川司，鹽課歸山東司，關稅歸貴州司，淮、徐、臨、德諸倉歸雲南司，御馬、象房及二十四馬房料歸廣西司，遂為定制。本朝天下漕項均歸雲南司，鹽課仍歸山東司，關稅仍歸貴州司，織造歸福建司，後電報輪船歸廣東司，漢官俸及新疆歸陝西司。

宋道君以言官建議，習詩賦者杖一百。又御史李彥章疏，以詩賦為元祐學術，其意在黃、秦、晁、張四學士，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、杜子美、李太白，皆貶之。近時陳夔龍以當國惡漢學，參及漢之賈、馬。又惡

(二) 商務本無此條。

(三) 據《崇禎紀聞錄》卷八改。

西學，參及撰《海國圖志》之魏默深，《瀛寰志略》之徐松龕，與宋人相類。時人有聯云：「夔龍參賈馬，能虎是真龜。」能虎，沈姓，時官通水道，以滬瀆一名伎為之妾。

中書中進士，歸原班領朝，考前呈明，定庵由即用改回內閣，荷文恭之力居多。吳生緣例耳。《文恭年譜》於兄弟子姪聚散離合，記載綦詳，惟不載定庵已亥四月廿三日出京，隱然有春秋示貶之意。

田一區，即盈尺之紙以給田主，謂之烏由。田〔後〕〔三〕易主，有質劑無烏由，不信也。見危太僕《餘姚州覈田記》。今之田單起於元時，記其田之形，計其多寡，以定其賦，謂之「流水不越之簿」。又畫圖，謂之「魚鱗相次之圖」。其各都田畝，故有兜簿分其畝等，以備差科，故有「鼠尾冊」。見元劉輝文。今流水簿、魚鱗圖尚存，兜簿、鼠尾冊則無其名矣。

康熙四十五年，太倉有不逞之徒謀為亂，剋期破城。慧日庵老尼明學知之，秘密以告行人顧玉淳，且曰：「吾念君孝義，誠不忍孝義之家罹兵大劫，可速去。」玉淳以告其父，即達於州守。至期，檄營卒登埤，先禽其內應誅之。是夜，賊數千人薄城，城中寂然，將曉潰散，遂得無恙。《賓陽子年譜》。

善果寺壁上有世祖御書唐詩「洞房昨夜春風起」一首，自署「臆庵道人」。世祖從玉林言禪，因以「慧臺」為名，「山臆」為字。「幼庵」為字，刻玉章書畫則用之。釋本月字終朗，旅庵其字，秀水人。順治十七年，奉旨開法於善果寺。木陳之徒玉林通秀禪師，武康人。見《漁洋詩話》。

我朝用薄板五六寸，作滿字其上，以代簿籍。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，謂之檔子，即古竹簡之遺意。

雍正朝海內四君子：李慎修，章丘人。謝濟世，廣西人。孫文定，山西人。陳法，貴州人。

唐裴度、韋處厚二相待史憲成，一推心以待之，一明心以示之，寬猛相濟，史冊所稱。文文忠公於總理衙門外，人有所求，正色嚴詞，往往拒絕，而令董甘泉師擇其無關大局者，酌許一二件。實與文忠公商妥，

以為轉灣地步，非董一人之見。外間無識者，以董為媚外，為權奸，擊之不遺餘力。後沈文定公願分謗。常云：「公事同之，何必令他人耑責閣下？」甘泉師極感之。

葉訥庵言魏環老之不可及，云：「今大老人與滿人言事則唯唯，出則盡歸咎於滿人。環老則不然，與滿人言，未嘗苟同，必達其意而後止。而對人言，亦不諉罪於滿人。此真大臣之用心。」

康熙庚戌，禁新禧官吏不准往來。

康熙六十年，御史陶彝、任坪、范吾發、鄒圖雲、王允普、李允符、高汾、陳嘉猷、范允銳、高怡、趙成樞、孫紹曾等奉旨，著於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。(二)

武官任子蔭文，自康熙初四輔臣始改此例。

安撫靳輔請停大選諸途，而常用旗下能員。幸上意不以為然而止，否則流毒天下矣。見湯潛庵回奏，疏以薦耿介，請寬董漢臣二事引咎。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，少失儒者氣象。

光緒丁亥，給事中殷李堯疏請翰林得截取蔭生補題缺。翰林駁而蔭生准，大老以利其子弟故也。

穆宗之諱改作涪，去羊字，最合。詔諸臣章奏及考試文字，於御名下一字，仍遵初旨，祇避本字。凡字旁之偏旁從享者，不得一概改作亨字，從御史陳廷經請也。御史陳廷經奏略云：「御名左從水，右從說文，與西部之釐，金部之鐸，偏旁皆同。若城郭之郭從壘，燕享之享從亨，字畫聲音迥不相同，更非偏旁可比。近來無論從壘、從釐、從亨之字，一概改作亨字，與往例不符。徒使字體混淆，轉不足以昭誠敬。請更定章程，昭示天下。謹案御名，《說文》云：涪從水，壘聲。涪即漉之或字。漉者，浚也。《禮記·周官》鄭注皆曰：「沃也。」此皆字之本義。孫愐以為常倫切者，乃假借為純、醇二字之音，其義為不澆也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作之純反者，是此字本訓之音。壘者，孰也，從亨羊，讀若純。今世用純熟之純，當作此

(二) 原注：此十三人與王掞同爭建儲者。袁簡壘以為柴謙，誤。彬按，只十二人。或與王掞其為十三人耶？

字。以上皆段玉裁說。古以羊為味之最美者，故合宮羊為純熟字。物以熟為美也。今上御極之初，下詔御名下
一字寫作涓，不必更避，此為最善。以古本作臺，今作宮而去羊，則正得缺筆之義。陳君此疑，頗有關於字
學，而於從宮、從臺之義，尚未分別。故考正書體，以著其義，為他日言故事者得有所稽焉。

乾隆東巡，撫臣槎山開道，得宋真宗時玉檢進呈。衍聖公進孔融琴、右軍《樂毅論》墨迹、唐拓《聖教
序文》、全墨竹及周簋。

張野鶴，荆南人，放浪詼諧，亦復靜默。康熙辛丑春，寓白雲觀，兩蒙召對。以慣飲酒食肉，不能直禁
地為辭。自號候補神仙，住冷泉亭以終老。鷗亭道士沈繹亭宮詹孫，曾賜紫，值永寧觀。

世宗延閣百詩到府，為之刻《困學紀聞》。因病重，出府命以大牀為輿，上施青紗帳，二十人輦之，移
城外十五里，抵淮安館。歿後，又頒祭文輓詩。閻氏子孫世守之。《嘯亭雜錄》以為安郡王瑪爾渾，外間亦
名之四府，誤為雍邸耳。今祭文輓詩刻入《敦和堂集》，似嘯亭之言更無疑義。然讀《何義門集》云：「丙
戌春日，皇子四貝勒命為閻氏校《困學紀聞》。重閱一過，其中徵引之書，仍有未能盡悉者，甚滋學荒記疏
之懼。」又云閻百詩先生扶病赴四府之召，加以炎暑，於初九日謝世。東南讀書人，又弱一個，惜哉！顧玉
淳《年譜》云：「四皇子多羅貝勒遠召閻百詩先生到府，敬禮甚至。先生老矣，不久即病。出府，到館遂
逝。」是時何在八皇子府，顧在十二皇子府，八皇子廉邸，十二皇子誠邸。斷不能以安郡王為雍邸也。大約世宗
登極以後，懲諸兄弟結黨召亂，自明龍潛時謹介峻嚴，不與外人相接。祭文輓詩安知非授意安郡王刻入《敦
和堂集》中耶！然各皇子所交，無非詩人才士。世宗獨能尊禮賢儒，已高出一籌，何必諱乎？況終未能諱
乎？

陳三元繼昌廷試策，首頌揚語有「道光宇宙」句。逾年，宣宗登極，改元道光，可謂幾之先見。與正德
間王文成《廬山紀功碑》「嘉靖我邦」同。

大三品京堂至司業京察，於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改引見。翰林院學士以下請旨，歸王大臣驗看，分

別等第去留，帶領引見。近從侍讀起，亦不辦驗看矣。

康熙己亥元旦，日食，奉旨停朝賀。廷臣有言：「日食乃一定之數，不足為災。」太倉相國揆言：「皇上借此儆惕，即孔子迅雷烈必變之意。大臣仰承君德，正在此處。」

田份祖雄持弘光來降，世祖封以歸義侯。他書有作負義侯者，誤。其孫准襲爵而革其俸，充船廠水手之長，即吉林，蓋松花江也。大約管理松花江船渡事，亦是重任。光緒朝散秩大臣錫光，其後襲如故。宣統三年九月二日遞遺摺。

達海造國書，沈荃請崇祀，見《蓉槎蠡說》。朱竹垞《韓公墓碑》云：「祭酒阿哩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文廟。公以為造國書一藝耳，不可從祀。本朝制字者，一達海，一額爾德，宜皆謚文成。」全祖望《圖書賦》：「惟兩文成，不亞朱襄。或作或述，接武擅場。」又考遼契丹太祖阿保機制突呂不，耶律魯不古贊成之。見《遼史》紀傳。金女直字，完顏希尹撰，本名谷神，章宗明昌元年《紀》稱葉魯谷神。依倉頡廟，立廟蓋屋。祠於上京納星渾莊。元初用漢楷及畏吾兒國字。至元二十五年，始用蒙古字，乃帝師八思巴撰。郡縣建廟通祀。見《元史·釋老傳》。

大學士和珅掌院時，訪時望為額駙師，或薦邵二雲及戴東原。邵辭不就，和以為媿。延戴，戴亦堅辭。邵語戴曰：「吾老矣，君宜為後計。」戴曰：「吾師行，弟子從之矣。」邵果乞休。和曰：「吾非必相強，邵君何必如此悻悻？」可見二公風力之厚。戴即邵之傳經弟子也。

外城西門曰廣安。自明及國朝因之，而人皆呼彰義，以金時西城有此門也。周青士、朱竹垞皆言之。至內城西門曰宣武，亦始於明。國朝仍之，而今皆呼順治門。按元時此門本曰順承，而明崇禎時，於蘆溝築小城，其東門曰永昌，其西門曰順治，不知何以移訛至此。道光朝，遂有上疏，以順治元號，不宜名門，上達天聽矣。

蕤客言：明代荒經學而喜談國事，為知今而不知古，然其文獻可徵。昭代窮經學，而四十談國事，為知